

〈對象a〉

一、

把一顆帶有傷口的球莖種下
我們不討論他，如何斷路
填滿未補滿的缺口
當呼吸孔越來越狹窄
虹吸讓血流加速
土壤養護一區壞死的血塊
某個訊號，在午夜
格式化所有痛覺：
「凹槽是用來種植有機物的」
我挖開土層
看見血塊已解理成
完美的幾何平面

二、

他幫我開門，我幫他鎖門
撫摸彼此的孔竅
房間狹窄的吃掉我們彼此
門被打開，鎖緊，叫我記得呼吸

回憶裡的同學也是這樣摸的
只是更暴力點。用腳以及拳頭
拉扯與位移，重組成一種
誤讀的嬉鬧

我背對他，凝視我的正面
他用指甲刮開舊的割痕
把種子放進去

（像刮黑板的噪音，在骨髓裡低鳴）

我只能用抱自己的方式抱他
像泥土包覆種子

我告訴他：只要存在凹陷
就存在種植

三、

多希望這是頭重腳輕的夢
我們不要說痛苦，說暈眩好嗎？

我開門，詞彙發出尖叫，他關門
多麼清脆亮麗的創傷
好多蝴蝶趁機逃跑出來
注意是趁機。是一閃而過的破碎
是沒被種植成功的蝴蝶

我關門，再關門，再關門
（沒有人幫我開門）
必須是三次。吸，吐，吸
腹部脹大，吐出一堆蝴蝶屍體

是夢，是門，我抓到門把了
視線開始彎曲。
幾顆鏡頭，突然蒙太奇

四、

超市、咖啡廳、車站
a翻土，視角跟著旋轉
說田野比較寬敞
我們緩存這個話題

關於開門，關於蝴蝶
關於那些被過度使用的凹陷

在家裡這些詞彙都被壓縮
（連呼吸都產生了折舊）

a 是我的溢位
是銜接在
凹陷與凸起之間
那一小段
逃跑的日期格式